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丛新强学术新著《世俗与神圣之间》，日前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山东大学网络文学研究中心策划，并列入山东大学双一流建设暨学科高峰计划资助项目。

在此之前，丛新强已经出版《当代中国文学的宗教维度》《莫言长篇小说研究》《新时期文学视野中的“新生代”小说与文化延伸》等专著。从《世俗与神圣之间》一书中，可以了解到作者近期的文学研究最新成果与学术观点。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丛新强说：“收到本书中的文章代表了我的几个学术关注点。”

“文学生活”并非一个日常术语

除了持续进行的既往研究，丛新强的学术关注点近期聚焦温儒敏先生提出并论证的“文学生活”命题，并且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生活研究”。

作为一个学术性概念，“文学生活”有其特定指向。相对于传统的文学批评与研究，“文学生活”侧重强调“普通国民的文学活动”，充分意识到文学与各种媒体间的渗透和互动。丛新强说：“这一全新的概念，并非通常所意会的字面意义的表达，而是具有哲学意义的思辨性和逻辑展开，否则不过是一个日常术语而已。”

他认为，面对“全球化”本质存在的“全球对话主义”“文学生活”至少关涉三个问题，“第一，文学生活处理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第二，文学生活是一种‘文学对话’；第三，文学生活是一种‘文学行动’。”

丛新强以“对话”与“行动”为两个关键词，对“文学生活”的内涵进行细致阐释。他说，“文学生活”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发生、发展的，它是一种永远开放性的研究，而且是一种无法预料结果的研究，甚至“我们”不能准确把握研究的过程，所以其创造的“生长点”和产生的“思考”或许大于研究本身。“文学生活”意义上的“对话”，本质上说是



观察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窗口

□ 雷苗苗 李梦馨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曾经说过一句广为征引的名言：“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的现代化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一个常被遗忘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城市现象，中国现代文人是一个城市阶层，现代文学创作是一种城市活动。研究城市文学，是观察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窗口。

刘仲国所著的《罅隙里的风景——“新市民小说”研究》，选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新市民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心理学和当代都市文化理论、空间文化理论，采用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新市民小说”进行了详细解读，将其置于

二十世纪以来整个中国城市文学发展的历史序列中，认为它远承百年前“新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小说”的传统，又携带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小说”“改革小说”的基因，经过“新写实小说”的试水和突破，方才以“去政治化的政治”和“民间立场”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正式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城市化时代。

循着作家作品研究的经典路径，刘仲国认为“新市民小说”的作者是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怀着摆脱乡土的决绝心愿进入城市，却又恰好赶上市场经济浪潮汹涌而至、体制光环黯然褪色，知识快速贬值的时代，灵无所安居，精神犹疑彷徨的主题，集中体现在“从怀乡病者到都市闯入者”“从摩登女郎到都市丽人”“从孤独丑角到边缘文

人”三类人物身上，在叙事上告别了之前“先锋小说”的实验文体，大多借用通俗化、类型化的叙事模式和善恶有报等中国文学的传统框架，体现在审美特征上则完全不同于过去中国文学对“静”“稳”“中”的美学追求，着力突出城市生活瞬息万变、活力无限的超快节奏和难于把握，以此反映社会分工日趋细化的现代城市对精神世界的压抑、对人的主体性的异化和知识分子寻求自我救赎的艰难。这些要素和特征，在不同侧面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场进行了铺垫。

正如该书书名所喻指，作为历史过渡期特定文学现象的“新市民小说”，如同“罅隙里的风景”，虽有其独特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但正因为它和诞生自身的那个时代同样处于探索期，所以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

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回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

丛新强说，在《左镰》中，人生的恩怨纠葛，就在这样的结局中得到释放。看起来是锻打一把左镰，本质上也就是修炼一种人生。面对生命本身的残酷，生命的过程却可以选择温柔，正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莫言一贯的残酷叙事无论程度如何，终究是为了实现恩仇并混的精神旨归。

莫言的小说集《晚熟的人》，收入他2020年上半年创作的《晚熟的人》《贼指花》《火把与口哨》《红唇绿嘴》等。对于小说集中的这些作品，丛新强通过单篇笔记的方式，逐一进行了解读。关于《红唇绿嘴》，丛新强认为，小说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故乡》，人物之间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小说中，“我”由京返乡看望病中的父亲，遇见当年的覃桂英、如今的“高参”。“高参”的确不一般，已经不是传统乡间的农民形象了。莫言发现了互联网时代的农村中的“新人”。只不过，这类“新人”所谓的深谙网络之道，所谓的充分利用“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有宽阔的缝隙”，所谓的“卖谣言”，又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

丛新强说：“莫言的创作总是密切关注时代变迁中的人性特质，尤其注重人类文明思想和终极文学精神的借鉴与吸收，同步成就并展现出独树一帜的主体自觉意识。”



条件的限制。从文本深层看，很多青年作家（如邱华栋、张欣、何顿等）对城市“异化”的指控很可能只是一种模仿西方理论的叙事策略：在丰富而庞大的感性叙事和简单浅表的“反思”“批判”之间，并没有建立真正的逻辑自治，叙事者内心的声音依然是对物质生活的迷恋，实际所信奉的是一种首鼠两端的犬儒主义哲学。如果以“新市民小说”呈现的民话语来构建一个理想型市民社会，是空洞而可疑的。

因此，刘仲国认为，“新市民小说”的文学史意义远大于它本身的文学意义。除此之外，社会共同价值观的确立和维护，也决定了不能任由资本和物质的力量牵引着文学话语横冲直撞，否则它随时可能会冲决人性和审美的堤岸。

文化视点

网络动画

如何向经典民间故事借力

据光明日报，网络动画异军突起，成为近年来动画界的重要现象。《中国好故事》《细说国宝》《狐桃桃和老神仙》等以中国经典民间故事为骨架，以现代审美理念为血肉，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巧妙融入网络动画新颖奇崛的视听表达中，既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探索出新的内容载体，也为网络动画高质量发展摸索出新的精神增长点。

以IP思维阐释经典故事，建构古今通联，彰显时代价值，是当前文艺创作的有效路径。在视听创作领域，IP通俗而言即广泛的受众基础。作为已经历时间检验的文艺样本，经典民间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就在于其精神内蕴既保持着恒定不变的一面，又有着能被不断阐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少网络动画创作者积极通过IP开发的思维路径，在经典民间故事中深入发掘现实意义和时代精神，从而实现了传统文化与当今社会的对话。

网络动画创作者也需思考如何进一步对接网络受众需求，利用网络媒介特征提升作品文化内涵与艺术表达的问题。我们应继续发挥网络动画制作周期短、体量灵活、成本可控的优势，拓展题材空间，深化思想内涵，探索如何在文本、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照中将经典民间故事中所承载的主流价值理念以更加适合的方式传播开来的路径。

文创产品展示的是古色古香的“瓢儿”

据人民日报，以甘肃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铜奔马为原型开发的“马踏飞燕”系列文创产品，受到市场欢迎。设计师高兴之余，又静下心来思考。甘肃省博物馆文创中心负责人崔又心认为，文创产品让承载厚重历史的文物走向大众，一方面大众通过产品进一步了解文物，另一方面也会向博物馆反馈，甚至希望提供个性化定制产品，“这正是我们期待的，通过博物馆与观众的双向互动，进一步拓展文物的生命力。”

为此，博物馆更要严格把关文创产品质量。“哪个产品能火，在上市销售之前无法准确判断，所以只能小批量生产。但是，许多工厂不接这种数量少却品质要求高的小单。”产品经理王红坦言，此前推出的一款首饰产品，设计出来后两年才面市。“文物文创产品更要注重品控，做到品质与颜值并存。我们更注重铜奔马这个IP的生命力，而不是单独的一件产品。”崔又心说。如今，团队仍在积极开发新产品。

文创产品的“外皮”可以轻松有趣，但最终展示的是古色古香的“瓢儿”。“要用现代方式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兰州大学丝绸之路文化创意产品设计研究中心主任沈明杰说，通过接地气的方式让人们对文物产生兴趣，继而才能走近文物本身，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历史。

世界遗产传播仍需加强

据中国经济网，世界遗产是人类历史上璀璨文明的结晶，做好遗产价值与资源保护利用的传播工作，意义不凡。近年来，人们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了解和探究遗产的价值和内涵，加强世界遗产与美好生活之间的联系。

为让更多人重视遗产保护，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作为发起人和文化向导，完成了《万里走单骑》录制，该节目将目光对准中国的遗产地，全方位展示遗产地的独特价值。在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阮侃看来，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是要惠及大众，因此在社区、学校等场所，普及文化遗产知识也非常重要。

如何更准确、更形象地向世界解读并推广世界遗产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同样是一项重要课题。对此，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院长陈平认为，文化遗产价值传播不仅要依赖自身的价值属性，而且要以更综合性的品牌建立与产业推介契合更多元化的受众，推动价值认知的准确性与广泛性。同时，要通过建立一个世界级的价值通感体系，一个全球传播的IP，以行业集群发展整体提升文化遗产价值的广泛接受度。

用古典音乐教育激发创新活力

据光明日报，从长久滋养的角度考虑，一种人文涵养方式应该受到更多关注，这就是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教育对创新素质的培养激发。

一方面，学习古典音乐能够助力开发智力。听古典音乐提高了“有音乐体验”的参与者大脑内涉及多巴胺分泌和运输，突触神经传输，学习和记忆的基因活动。另一方面，学习古典音乐可以增强人的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人类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富有创见性的高级精神活动，而灵感常被看作创新中的关键时刻。在学习和欣赏古典音乐的审美活动中，音响激起人的情感体验，进而使人展开想象联想，常常带来这样的“灵感”。

可以说，只有培育大量的创新人才，才有机会产生顶尖级的科学家，而古典音乐教育等人文涵养方式，是大量创新人才孕育产生的土壤。除了专业院校之外，我们还应当在中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环节中，积极融入古典音乐元素。在音乐厅、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中，有意识地增加古典音乐元素，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同时，涵养创新人才源泉，激发人才创造能力。（□记者 刘一颖 整理）

